

## 醉在一巷秋

■文/刘峰

秋收时节，最有趣的事，是守在巷口。  
从巷口望去，偌大的田野，庄稼浓烈的暖色调，被各种农具一点点抹去，此情形，像油画大师用刮刀将画布上厚厚的油彩刮薄，渐渐地，金黄色、火赤色、褐红色、紫绛色的庄稼，当收割后，高高地堆在马车、牛车上，随时准备运回。

秋阳，暖洋洋地照着巷里巷外，在篱笆、墙垛留下温情的影子。

“快瞧，兔子，它们又跑进了巷子——”“野鸡，好几只飞来了，羽毛真漂亮！”守在巷口的老人、小孩不停地大呼小叫。要知道，随着秋收的推进，兔子野鸡们开始失去藏身之所，成了巷子里的狗们追逐的对象。那是巷里的狗最欢乐的时光。逃着逃着，兔子野鸡变得无路可退，只好溜进巷子里躲避。

仿佛鱼儿游人水沟里一样，只见好几只兔子野鸡钻进了巷子。老人们平素吃斋念佛，怀着一颗慈善的心，依次将它们放入，却

举起龙头拐杖，将想要跟进巷子的狗们赶走。我和小伙伴们想要拦截，也被老人们劝住了。

最后，凭借暮色掩护，兔子野鸡安全逃脱，老人们才将狗们放了进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兔子们忙着打洞，野鸡们开始迁向芦苇荡，老人们才放了心。

运回的庄稼，像货物一样堆积在码头。它们安放在巷口的打谷场，堆得到处都是，有稻谷、玉米、大豆、红薯、高粱、芝麻，棉花，应有尽有。秋收的色彩、香气，在这里高度浓缩，像酒精一样，特别容易引人兴奋。老鼠们闻香而动，又引来了一只只白猫、黑猫、花猫，从白天到黑夜，“吱吱”“喵喵”之音不绝于耳，狗们远远地观望着，时不时管一下闲事，帮猫捕捉一下老鼠。

“黄叶无风自落，秋云不语长阴。”秋收，最怕阴云密布，它会带来绵绵阴雨，当雨缠绵久了，收回的庄稼就会霉烂。得抓紧时间脱

粒。白天，打谷场一片灰蒙蒙，庄稼平铺在场地上，在碌碡、连枷、扬叉、木锨等农具的作用下，场子宛如硝烟弥漫的战场。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，连鼻孔、眼睛也用口罩、眼镜武装了起来。孩子们与红蜻蜓穿插其间，乐其不疲。灰尘，渐渐覆盖了衣服的颜色，从巷子上空落下，将鳞鳞黛瓦变成了灰瓦，将一树树红柿子变成了灰柿子，将青石板路变成了灰石板路。

该晒秋啦！

阳光从云缝里钻出，无比慷慨地洒在丰收的果实上，让人醉了。我赤着一双脚，像踏浪一样，游走在五谷里，一遍一遍给它们翻晒，好让它们充分吸收阳光。时间一长，我沉醉在谷物的香气里，像饮了酒一样晕晕乎乎。原以为围了栅栏，鸡不会钻入啄食，没想到，一群麻雀凭空从树上飞下，像绽开了一地褐黄色的花朵。

于是，我手持竹竿，开始驱赶麻雀，不停

地追赶它们，影子在足下追着我。时间仿佛静止了，又仿佛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恍惚变成了一个古代少年。

晾晒好的谷场，被运进了巷子，搬入了粮仓。不少人家的檐下，挂起了火红的辣椒、金黄的玉米、紫红的高粱穗子，与窗花、灯笼一起点缀，营造出喜庆的氛围。炊烟袅袅飘起，弥漫着诱人的烟火味道，新鲜地道的美食，让人一饱口福，是那么的令人满足，而利用新采的棉花缝制的被子，以及用鲜香的稻草铺垫的床儿，予人一种乡间生活特有的温馨。

几场秋雨，涤净了一切；秋风，开始一天比一天凉了。

土地该歇一歇了，农具该休整一下了，虫子该冬眠了，粮仓里的种子也该做梦了。一个冬天过后，种子们会在春天里醒来，走出巷子，回到田野，经过一双双泛黄的粗糙的手，催生出一个蓬勃、青绿、希望的春天！

## 秋色

■文/何军雄

红叶铺满小道，一缕风切入山梁，沟岔、田野、庄院，秋天的影子逐渐浓郁，弥漫在乡村，盛大的色泽，涂抹了一个季节的美誉。

从故乡，折射出的一抹黄，填补着岁月沉淀的静美，时光印记，沿着秋天抵达途经故乡，一缕乡愁，升腾成一个游子永久的怀念。

秋色渐浓。柳树枯叶落地，丰硕的果实，堆满麦场粮仓，麻雀，找寻稻谷的异香，乡村的宣纸上，秋天的颜料，涂鸦过所有的庭院和草木。

### 晨雾

肆意环绕，遮住村庄的脸，和着炊烟一道，在天空集结，仙境一般，缠住故乡的腰身，这致美的画面，温馨满满，构筑成乡村特有的风情画卷。

一缕晨雾，是对故乡的告白，那些隐约的美，将尘世所有的繁华依次书写和装点，无限辽阔，在山间徘徊，犹如江南的烟雨漂浮不定。

布满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，晨雾，这人间的幽灵，穿透过游子的心扉，驻足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将故乡的影子，牢牢抓住。

### 寒露

秋风萧瑟。吹了一个季节的神经，时值寒露的到访，周遭的树叶，纷纷扬扬而下，一幅写意画，被秋风临摹，空旷的大地上裂开了一张嘴。

枯枝败叶上，挂满了浓霜，像是一个赶路人遗失的脚印，寒风凛冽，夜色如此苍白，仅剩的干果被秋风肆意摇曳，寒露，削弱了季节的霸气。

情景交融，在秋日构思硕果，山坡上的野菊花烂漫无比，与秋风，做着最后的对决，寒露时节，所有的鸟雀隐藏，让一片黄叶在原地静候寒风。

## 秋天的菜园

■文艳艳菊

真正的秋天在菜园里。

我们的小菜园说大也不大，有一亩多地，一抬眼就能望到边，母亲在菜园那头篱笆边和过路的邻人聊天，我在菜园这头听得清清楚楚的。说小也不小，比一座高山还巍峨，比一条河流还广阔，装得下人间的风花雪月 and 四季美景，周而复始永不厌烦地奉献着美味的食物，无私地供养着我们。

丰收二字是属于秋天的，喜庆和欢悦是整整齐齐铺排好的底色。小菜园的秋天比一个人的盛世年华还光鲜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可谓无限风光在菜园。

先看菜园门口那棵海棠树，胭脂色的海棠果密密麻麻的，压弯了海棠枝，成了芳香绯红的小月亮门。我们家那只一身花朵白墨团黑的小狗似乎最喜欢海棠果月亮门，它调皮地出去进来，进来出去，一个胭脂色的海棠果落下，它腾地跃过

去，陶醉地嗅嗅，用嘴叼起来，颤颤地跑到金黄的桂花树下，献宝似地献给它的主人，我满头银发的祖母，她在桂花树下摘着白花花的花生。

祖母老了，也走不动了，但到了丰收的秋天，人就特别精神，要求我父亲用三轮车把她推到小菜园，坐在桂花树下，和大家一样，热热闹闹地，欢天喜地收秋。

花生是长在西地大块田里的，父亲母亲一早就去拔花生，然后拉到小菜园，垛得高高的，奶奶就率领着我们一帮子小孩摘花生，那场面别提多混乱。因为我们小孩根本坐不住，菜园里的诱惑太多了。

祖母不管我们，只要我们把收获的果实分享给她，她就守口如瓶，半个字都不会向父亲母亲告状，她给我们望风，见父亲母亲回来了，就大声嚷嚷着让我们赶快，就各位摘花生，还把自己筐子里摘好的

露，由气始至露终，集万千精华于一身，成就灿烂。而寒露之所以为“寒”，因为它是露珠衰败的开始，其终点便是凝成冰冷的霜，心寒而面冷。白露和寒露就像是秋天的一对倾城丽人。白露温婉微凉，露凝成珠，是水气氤氲的柔媚；寒露肃瑟丛生，鸿雁南飞，有红叶黄花的绝决。犹如人之两面，一面柔情，一面薄凉，不同的遭遇成就不同的人生，都有其追根溯源的现实意义。

寒露的露具有高贵冷艳的气质，犹如主宰世间命运的女王，拥有着不可阻挡的力量。它在倏忽一闪中，在不动声色里，主宰着季节的征候，让开放了整整一个夏季绚烂的花朵尽情凋零，让春天就开始长出的缤纷树叶纷纷脱落，让秋草可以一夜变黄。正如古诗里说的一样，“素秋寒露重，芳事固应稀”，“九月寒露白，六关秋草黄。”

寒露虽寒，却也饱藏着对世间的温情和希望，“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零。兰衰花始白，荷破叶犹青。”寒露的寒凉，催动着兰花、荷花加快衰败的步伐，但它们依然坚持着，要

## 寒露野钓秋意浓

■文/苏宝大

情怀来。唐代诗人卢纶在《晚次鄂州》里，即景抒怀写下了千古绝句“三湘愁鬓逢秋色，万里归心对月明”。

古人说，“寒露燥邪当令，肃杀之气甚，人体阳气收敛，阴津潜藏。”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也有记载：“秋三月，宜早卧早起，与鸡俱兴”，告诫人们，秋天早晚渐寒，早睡可使阴津收敛，早起可顺应阳气抒达。民间虽有“春捂、秋冻”一说，但寒露毕竟在农历九月，早晚应适时添加衣服，增加户外活动，来提高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。

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找个休闲处处有。懂钓鱼的文友曾不止一次告诉过我，寒露野钓秋意浓。此时，只需掌握钓鱼定位准确，如：“秋钓南”、“秋钓草”、“秋钓边”，就能得到休闲与收获的双赢。经同事这么一说，我就尝试着这些秋钓的诀窍。

垂钓求得身心乐，既能锻炼身体，又能修身养性。钓来的鱼大小不谈，每当看到鱼钩上哪怕只有指甲般粗细的小鱼，在鱼钩上活蹦乱跳时，准会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寅吃卯粮的年代。我目睹过村上一单身老

花生倒进我们的筐子里，算是我们摘的。

菜园篱笆边有两棵苹果树，还有一棵梨树，果实都挂满了枝头，红的红，黄的黄，这些我们都不稀罕了。诱人胃口的是芝麻地里的香木浆，绿豆地里的马泡，还有扁豆架下的天米。

香木浆就像一枚枚精致的纽扣，黄黄的那种，才会很甜，绿的又酸又苦。马泡要找软软的、黄黄的吃，它的甜发糯，绵绵的，后味有点发苦，这苦竟也让我们喜欢，乐此不彼地找啊找。紫色的天米小小的，祖母叫它们星星，别看小，却最甜。

这些本来算是杂草，但夏天除草的时候，我们就故意留着，单等着秋天找到它们，这是多大的惊喜呀，过了一个季节，它们还在老地方等着我们赴约。这是整个乡居岁月最动人心的游戏了。仿佛只有与这些浆果重逢了，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秋天。

汉，从村外河沟里钓回几十条两指宽的活蹦乱跳的小鲫鱼，用紫藤草串着喜滋滋拎回家。

我屁颠屁颠跟在他的身后。老汉到了家，拿出小菜刀，蹲在门前，将小杂鱼一条条刮鳞、剖肚，洗净。再从黑黝黝的瓦罐里，抓出两把老咸菜，掺和着小杂鱼一道烧。他吃鱼喝酒时，我就站在他的桌旁。看着老汉潇洒自如，不受约束地喝着一口小酒，再蘸一筷子小杂鱼送进嘴巴里。我从老汉那笑眯眯乐滋滋的吃相中，就能断定那老咸菜烧小杂鱼的鲜了。天空是满天的星星。只见老汉酒足饭饱，乐颠颠站在巷子上，一边剔着牙，一边打着饱嗝，非常满足又惬意。

没想到的是，老汉那晚吃了那顿老咸菜烧小杂鱼后没几天，他就突然病倒了。有人过耳传言，说他躺倒在床上，已经日落西山、死到临头了，嘴里仍在刺刺不休、恍恍惚惚说着那老咸菜烧小杂鱼的鲜。

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之所以老汉吃鱼能吃出了乐趣，是因为通过他自身的努力获得来的享受，才最难忘最幸福。

不光多，南瓜的品种也丰富，金黄的，橙红的，后来看到西方的油画，我就想起我家菜园的南瓜，在时光的催化剂作用下，南瓜比画还好看。

傍晚时，父亲母亲从花生地回到小菜园，他们背后是漫天的晚霞，橙黄橙红，太绚烂了。像什么呢？对，像我们菜园里的南瓜，那色彩无与伦比，气贯长虹，这世绚烂上再没比南瓜更绝的色彩了。

我们家对南瓜有多钟爱，到菜园里就知道了，南瓜的藤蔓匍匐得到处都是，这还不够，沿篱笆还种了一圈呢，藤蔓大叶片包裹住了竹篱笆，密密实实的。一朵花就是一个大南瓜，看看有多少吧，菜园成了南瓜的天下，比赛似的，一个比一个大，一个比一个标致，嘿，壮观！

不光是多，南瓜的品种也丰富，金黄的，橙红的，后来看到西方的油画，我就想起我家菜园的南瓜，在时光的催化剂作用下，南瓜比画还好看。

南瓜这么多，天天吃也吃不完，况且再好的东西天天吃也厌烦呢，可是年年还

## 种菜也种字

■文/董如珍

退休了，没有工作的压力，少了人际的纷扰，生活变得简单悠然。日常的活动则是：白天种菜，晚上种字。

城里无田无地，可我自己有办法：将楼顶的平台砌了一圈砖，做好防水，再堆上土，硬是倒出一块菜地来。别看面积不大，几十平方，半平地，但自从有了它，我就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一车泥土，是朋友从他自家农田里挖来的熟土，乌黑油亮，着实买了个偌大的人情。把土从楼下运至屋顶，一桶一桶，双手提，花费我好几天时间。之后，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除草等工序，一样都不能少。白天，我大多呆在楼顶，摆弄着那些菜畦。

种菜，既是力气活，也是技术活。好在我有务农经历，除了体力有所衰减外，技术上还算娴熟。蔬菜遵循时令，不同季节种不同品种。上半年的辣椒、茄子、豆角、南瓜、冬瓜等，下半年的大蒜、蒜头、白菜、萝卜等。还有不分季节的韭菜、香葱，随时可种，既可当主菜，也可做配料。施肥要因品制宜，绿叶蔬菜多施氮肥，瓜果类要注重补充磷钾肥。浇水也有讲究，时间早晚为宜，喷浇浇面、灌溉浇根。

我种的蔬菜有机、绿色、无公害。不打农药，若有虫，一只一只地捉。不施化肥，农家肥为主，猪粪、鸡屎、菜籽饼做基肥。平时的剩饭剩菜、瓜皮果壳、淘米羹，放在塑料桶内沤上几天，再浇入菜地，土壤肥力倍增。

经过一年的劳作，收获颇丰。各类蔬菜一茬接一茬，葱葱郁郁，四季常青。自家吃不完，分享给亲友，一通称赞，满满的成就感。关键是，菜地成了一道风景。领着朋友观赏，一派果实累累、姹紫嫣红的景象，让自己多了一份“炫耀”的素材。另外，种菜也成了一种寄托和牵挂。看到一天天长大的果蔬，心情无比愉悦，恍若自己在不断生长。偶有外出，心心念念着我的菜们，一着家，便奔去与它们相见。这种感觉，挺好！

记得我年轻时，喜欢鼓捣些文字，什么风花雪月、鱼鸟虫草的，一人自说自话、自娱自乐。后来工作忙，也就搁笔案头。如今，闲暇有余，便复燃了沉寂已久的表达欲望。尤其夜深人静时，暮色朦胧，空灵幽阗，使人思绪翻腾，滋生出诸多情感。所以灯下捉笔，将自己的岁月过往与情思幻想，顺着墨迹流淌开来。拙文收笔，孤芳自赏一番，油然畅快。

实际上，我把自己写文章称为“种字”，源于种菜的借喻。因为种菜需要精耕细作，勤奋劳动，方能有所收获。写文章亦如此，你得认真构思，逐字斟酌，并不断练习，才可成就一篇好文。诚然，我写作的动因，主要借助文字抒发感思、宣泄情绪，以疏浚自己的心田。顺便，把写就的文稿投给报刊，时有登载。稿费微薄，却是对自己劳动的肯定和慰藉，好似种植看到开花结果一样。

我发现，种菜和种字，充斥我的昼与夜，让我的肉体更健硕，精神更丰满，生活惬意而多彩。

会忙着种，收获的时候，我们就拉着车，给邻居们一家家送。后来，邻居们就直接过来摘。礼尚往来，乡里乡亲的，也都十分讲究，邻居们来菜园，手里也不空着，一兜大红枣，几个新鲜的大萝卜，红红的大柿子，鲜嫩的玉米……有的还帮我们摘花生，闲谈，讲故事，桂花树下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。

小菜园里还种着红薯，秋收那段时间，扒一棵新鲜的红薯是一天里最后的节目。藤蔓扯开，就能看到土地上裂着几道口，那是红薯在地下撑不住裂开了。用铁锨刨伤了红薯，要用爪扣小心扒拉，一嘟噜好几大块，够打一锅红薯糊涂了。

新红薯甜度还不够，但是新鲜，晚饭喝一碗红薯糊涂，堪比美味佳肴，个个都心满意足。

秋，一天天深了。